清史稿/卷4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五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六

► 卷四百七

列傳一百九十三

駱秉章 胡林翼

駱秉章

駱秉章，原名俊，以字行，改字籥門，廣東花縣人。道光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御史，稽察銀庫，卻陋規，嚴檢閱。吏不便其所為，欲齮齕去之，會發其奸，不得逞。歷給事中、鴻臚寺少卿、奉天府丞兼學政。二十三年，銀庫虧帑事發，坐失察，褫職，罰分賠。及讞定，宣宗知秉章獨持正無私，特旨以庶子用。尋丁母憂。服闋，補右庶子，先後命赴山東、河南、江蘇按事。詞臣奉使出異數，所治獄悉稱旨。二十八年，擢侍講學士。出為湖北按察使，遷貴州布政使，調雲南。三十年，擢湖南巡撫。

咸豐元年，廣西匪熾，詔湖廣總督程矞採赴湖南督辦防務，秉章及提督余萬清副之。大學士賽尚阿督師過境，以供張薄，有嫌，密奏湖南吏治廢弛。二年，詔秉章開缺來京，而粵匪已由桂林北竄入湖南。矞採聞警，由衡州退長沙，尋復往駐。萬清守道州，被賊陷。江華、嘉禾、桂陽、郴州、攸縣相繼失，萬清逮治。秉章坐未能預防，革職留任。先議修長沙城，甫畢工，而賊由醴陵突犯長沙。秉章嬰城固守，悍賊蕭朝貴預訶城壞，故以輕軍來襲，未得逞，尋斃於砲。副將鄧紹良赴援最先至，入城任戰守。賊屢以地雷壞城，皆擊卻之。新授巡撫張亮基至，秉章奉旨暫留同守城。及賊首洪秀全大舉來攻，

援軍向榮、和春、張國梁等亦並集，且守且戰，歷八十餘日。賊引去，陷岳州，趨湖北。賽尚阿、程矞採並坐失機罷譴。秉章以守城功，免議，召來京。尋命留湖北襄辦防守事宜，未至而武昌陷。三年春，官軍收復武昌，暫署湖北巡撫。詔赴徐州筦糧台，未行，复署湖南巡撫，尋實授。

在籍侍郎曾國藩奉命治團練，始立湘軍，秉章力贊成之。又延湘陰舉人左宗棠襄理戎幕，廣羅英俊之士，練勇助剿，軍威漸振。先清境內，遣軍分路破江西賊於桂陽，破廣西賊於永明、零陵、江華，破廣東賊於興寧，又破江西賊於茶陵，而常寧、永興土匪皆平。賊由湖北進陷岳州，令王珍、曾國葆水陸截擊，敗之，岳州遂復。令貴州道員胡林翼率黔勇追賊逼界口。四年，總督吳文鎔師潰黃州，漢陽复陷。曾國藩水師成，進援湖北，前敵失利，岳州复陷。賊犯靖港及樟樹港，距長沙數十里，並陷寧鄉、湘潭。秉章調撫標兵益塔齊布軍，令偕楊岳斌、彭玉麟同援湘潭。國藩親率水師戰靖港，复失利。布政使徐有壬、按察使陶恩培請奏劾罷其軍。秉章曰：「曾公謀國之忠，不可以一時勝敗論也。」會次日塔齊布等大破賊於湘潭，復其城，靖港賊亦遁走，長沙獲安。賊繞西湖陷華容、龍陽、常德，令胡林翼專剿此路。塔齊布、羅澤南進規岳州、崇陽、通城，未幾，各城皆复，而武昌再陷。國藩整軍東征，餉械悉力資之無缺，十月，遂克武昌。湘軍之名自此顯。

五年，武昌三陷，胡林翼署巡撫，飛書告急。秉章令鮑超率水師先赴，彭玉麟募勇繼之。起楊岳斌於家，統其眾以固北路，而南路廣東、廣西群賊擾境，土匪紛起應之。令田興恕禦東路，王珍剿南路，先清土匪，克東安，斬廣西賊首胡有祿。餘賊复擾永明、江華，擊走之。克桂陽、永興、茶陵、郴州、宜章，斃廣東賊首何祿，南路遂定。貴州苗犯晃州、沅州、麻陽，並擊走之。當武昌陷後，總督楊霈奏飭胡林翼渡江上扼漢川，以固荊襄。秉章上疏爭之，略曰：「楊霈始終堅執防賊北竄，然以現在形勢論之，江西、湖南尚稱完地。若使湖北水陸兩軍移駐漢川，長江千里，盡委之賊，其將置東南於不問乎？未解者一也。移駐漢川，祗能禦上竄襄陽之路，其於荊州並無輕重。若賊水陸並進，荊州門戶，其孰當之？未解者二也。水陸兩軍相為依附，胡林翼既駐漢川，則水軍非退守監利，即移泊岳州，為湖南門戶計，尚未為失。然武漢門戶豈能度外置之乎？未解者三也。若謂賊眾兵單，不思廣濟失利之初，以總督萬餘之兵，不能當千餘之賊，乃退守黃州，未一日即退漢川，由此而德安，而隨州，今又退至棗陽。北竄者賊也，引之北竄者誰歟？未解者四也。扼賊北竄，必固荊襄，欲保荊襄，必守武漢，此一定之局。漢陽未復，不能繞至漢川，況武漢均為賊屯，胡林翼縱至漢川，以孤軍駐四面皆賊之地，又能為荊襄門戶計乎？未解者五也。」霈之專防北竄，原出迎合上意。疏入，詔斥所詆霈者

過當。然上意開悟，未久罷霈，以官文代之，與胡林翼合規武漢。秉章悉力資給林翼軍，如所以助曾國藩者。洎林翼與羅澤南破石達開於咸寧，達開折入江西，連陷瑞州、臨江，而吉安、撫州、建昌屬城多被擾。

國藩自上年九江之挫，久留南昌，孤軍難進展。秉章至是銳意東援，令江忠濟出通城以固岳州，令劉長佑、蕭啟江率軍分路入江西。六年，劉長佑等連克萍鄉、萬載，進攻袁州。江忠濟戰歿通城，以王珍代之，連克通城、崇陽、蒲圻、通山諸縣。至冬，長佑克袁州、分宜、新喻，趙煥聯自茶陵收永寧，余星元自酃縣收永新、蓮花廳。初議規江西分三路，北路出瑞州，中路出袁州，南路出吉安。劉長佑袁州一路兵逾九千，餉難再籌。至是始令周鳳山、曾國荃各募勇二千，合趨吉安。詔嘉秉章不分畛域，越境殄寇，賜花翎。

七年，武漢既復，下游無警，湘軍乃四出。以蔣益澧率永州軍援廣西，以王珍軍增援江西，以兆琛等軍援貴州，需餉益鉅。湖南自軍興停漕運，米賤，而徵折猶沿舊價，民困賦絀。秉章減浮折，覈中飽，民減納而賦增。仿揚州例，抽收鹽貨釐金，歲入百數十萬，給軍無缺。王珍戰江西，屢破悍寇，克樂安，尋卒於軍，以張運蘭及珍弟開化分統其眾。劉長佑攻臨江，至十二月克之。八年，京察敘功，加頭品頂戴。劉長佑以疾歸，以劉坤一代領其軍。進規撫州、建昌，先後克復。八月，諸軍齊集，克吉安。石達開敗竄浙江，江西略定。秉章以兵合不易，應乘勝進取。疏請起曾國藩督師援浙，留蕭啟江、張運蘭兩軍隨徵，餘軍盡撤。蓋自五年援江西，糜湖南餉凡二百六十萬，協濟之數不預焉。

石達開由浙入閩、粵，徘徊五嶺之上。九年春，復由江西入湖南。秉章調魏喻義、陳士傑扼巙河，起劉長佑於家，令與劉坤一募勇四萬備迎擊。調蕭啟江、張運蘭於江西，調田興恕於貴州，未集而賊至，陷桂陽　　、宜章、興寧，窺衡州，為巙河之軍所扼，回竄嘉禾、新田、臨武、寧遠。達開大隊竄永興，以據上游。劉長佑出祁陽，與之相持。回犯東安、新寧，劉坤一再挫之，乃趨寶慶，眾號三十萬，多烏合。秉章下免死令，散數万人。時趙煥聯、田興恕等軍先至，營城外。賊營環二百里，包諸軍於中。胡林翼遣李續宜率軍赴援，秉章令劉長佑、劉岳昭、何紹彩分三路進。六月，戰寶慶城下，內外夾擊。賊人眾乏食，再戰再敗，遂東竄。蕭啟江軍遇於永州，又擊敗之。乃由全州竄廣西，啟江尾追，劉長佑繼進，敗之於大榕口，又敗之桂林，賊竄慶遠。秉章令長佑留鎮廣西，田興恕回貴州，蕭啟江出沅江，兼顧川、黔。時廣東賊又擾邊境，令張運蘭、黃淳熙分擊於江華、宜章，並殲之。

十年，命赴四川督辦軍務。時左宗棠已奉命募勇援浙，聘湘鄉劉蓉贊軍事。湘軍名將多從曾國藩、胡林翼，惟劉岳昭、黃淳熙在湖南。調兩軍隨行，受代將發，石達開復由廣東犯湖南境，吏民乞留。遣岳昭、淳熙會剿，賊尋引去。十一年正月，始啟行，抵宜昌，聞陳玉成犯湖北，分遣岳昭赴援，自率五千人入川。

四川之亂，始於咸豐九年。滇匪藍大順又名朝柱，李短搭又名永和。結黨私販鴉片，其黨被捕，聚眾陷宜賓，攻敘州，擾嘉定，眾號十餘萬，群盜遂四起。總督有鳳、曾望顏等不能制，徵兵湖南，先遣蕭啟江一軍赴之。啟江尋病歿，詔曾國藩赴川督師，中止未行，成都將軍崇實署總督。秉章奉命後，慮客軍易遭齮齕，猶觀望。崇實馳書促行，開誠迎候，發夔關稅以給軍，軍至，乃出望外。時賊首李永和、卯得興踞青神，藍朝柱圍綿州，張第才、何國梁圍順慶，蹂躪四十餘縣，將逼成都。秉章至萬縣，即令黃淳熙援順慶，戰於定遠，陣斬何國梁，賊大敗。追至潼川二郎場，中伏，淳熙陣亡，然賊驚湘軍勇銳，引去。秉章由順慶進駐潼川，令胡中和、蕭慶、何勝必率蕭啟江舊部，曾傳理代領黃淳熙之眾，劉德謙率親軍，唐友耕率川軍，合萬九千人，援綿州，別以他軍綴青神，分扼東北。會穆宗即位，擢授秉章四川總督。八月，師會綿州城下，連破賊十餘壘，賊敗退，渡涪水屯守。官軍作五浮橋以濟，又擊敗之。賊遁走，由什邡、崇慶趨丹棱，秉章始入成都。

蒞任，奏劾布政使祥奎、中軍副將張定川不職，罷之。薦劉蓉，詔超擢署布政使。軍事吏治，振刷一新，於是分剿諸賊，急攻藍、李二股。令唐友耕扼眉州洪堰，斷青神之援，胡中和等諸軍圍丹棱，作長壕木城，節節進逼。賊棄城走，追斃藍朝鼎於陣。餘賊分路逃散，為民團汛兵截殺幾盡。藍朝柱率二百人遁入山，尋出合諸匪陷新寧，復為官軍擊散。其後陝西盩厔匪潰走興安，為民團所獲，有自稱為藍大順及弟三順至九順，並戮之。李永和見丹棱已克，亦遁走，分軍追擊，圍之於鐵山。同治元年，京察，詔嘉秉章殄寇迅速，整頓地方，加太子少保。尋克青神，李永和、卯得興由鐵山遁走，追至宜賓，擒之。道員張由庚克新寧，賊分竄，張第才遁陝西，曹燦章入老林。總兵周達武解涪州圍，追擒周紹湧於大竹，又擒郭刀刀於巴州。周鼇鼇由雲南入岳池、合州、新寧，張由庚擊走之，諸城皆复。至冬，川南北一律肅清，詔嘉調度有方，予優敘。

石達開見川中兵事方殷，屢由黔、楚窺伺來犯。是年春，陷石柱，撲涪州，為劉岳昭軍所阻，竄黔境。尋又入敘永，攻江安，陷長寧，分擾珙、高、慶符，劉岳昭、曾傳理等擊敗之。退滇境，分竄筠連、高縣，官軍扼金沙江以守。賊謀三路入川，秉章調諸將及土司兵分防。二年正月，賴裕新自寧遠犯冕寧，至越巂，為工卩部土司嶺承恩擊斃。餘

賊散擾川西十餘縣，多為官軍民團截殺，盡殲於平武山谷中。三月，石達開渡金沙江，為唐友耕等軍所扼，由小徑趨土司紫打地。大渡河水漲，官軍伺半濟擊之，退撲松林、小河，又為土司王應元所扼。嶺承恩夜襲破馬鞍山賊營，斷其糧道。复連撲兩河，皆不得渡，糧盡，殺馬采樹葉而食。唐友耕等漢、土官兵合擊，焚其巢，墮岩落水無數。餘七八千人奔老鴉漩，復為土兵所阻。達開率一子及其黨三人乞降，解散四千人，餘黨盡誅之。五月，檻送達開至成都，磔於市。捷聞，詔深嘉之，加太子太保，將士獎擢有差。李福猷為達開死黨，初約由黔入川。令劉岳昭與黔軍合剿，尋於黔境就殲。達開餘孽遂盡。

粵匪擾陝西，圍漢中，秉章令道員易佩紳率軍解其圍，張由庚駐防川境。至是復令蕭慶高、何勝必赴剿。詔擢劉蓉為陝西巡撫，督諸軍。秉章病目請告，命力疾視事。三年，江寧克復，詔錄前後功，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，賜雙眼花翎。四年，陝西粵匪為諸軍擊敗，竄甘肅階州，令周達武會剿平之。回剿南坪番匪，匪首歐利哇降。又剿馬邊，擒匪首宋士傑，邊境悉平。令劉岳昭援黔，由綏陽抵遵義，道路始通，後由黔規滇，皆秉章遺策也。六年夏，疾愈視事，命以四川總督協辦大學士。十一月，卒於官，優詔賜卹，稱其「公忠誠亮，清正勤明」，贈太子太傅，入祀賢良祠，四川、湖南建專祠。賜其子天保郎中、天詒舉人，諸孫並賜官，謚文忠。

秉章晚年愈負重望，朝廷要政多諮決，西南軍事胥倚之。所論薦人才，悉被任用，著勳名。川民感其削平寇亂，出於水火，及其歿，巷哭罷市。遺愛之深，世與漢諸葛亮、唐韋皋並稱云。

胡林翼

胡林翼，字潤之，湖南益陽人。父達源，嘉慶二十四年一甲三名進士，官至少詹事，學宗宋儒。林翼少時，即授以性理諸書，而林翼負才不羈，娶總督陶澍女，習聞緒論，有經世志。

道光十六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二十年，充江南副考官，坐失察正考官文慶攜舉人熊少牧入闈，降一級調用。丁父憂，服闋，捐納內閣中書，改貴州知府。署安順、鎮遠，皆盜藪，用明戚繼光法練勇士，搜捕林箐，身與同甘苦。屢擒劇盜，靖苗氛，以功賜花翎。又因防剿新寧匪李沅發，以道員用。總督吳文鎔、巡撫喬用遷並薦堪大用。咸豐元年，補黎平，實行保甲團練，千五百餘寨，建碉樓四百餘座，嚴扼要隘，儲穀備

城守。地鄰湘、桂，匪戢而民安。三年，剿甕安樜匪，誅其魁。湖南巡撫張亮基、駱秉章兩次奏調，以貴州留不行。御史王發桂疏薦林翼剿匪成效，詔赴湖北委用。

四年，擢貴東道，率黔勇千人行次通城，而總督吳文鎔戰歿黃州，遂進援武昌。賊尋犯湖南，駱秉章調林翼回防，平安化土匪，擢四川按察使，尋調湖北。曾國藩既克武昌，檄林翼與羅澤南會攻九江，屯湖口，破賊梅家洲。五年春，擢湖北布政使。總督楊霈師潰黃梅，林翼率所部回援武昌，別以副將王國才一軍隸之，未至，漢陽陷，會攻不克，屯沌口。武昌复陷，潛師渡江規武昌，為賊所圍，兵少食盡，退金口。詔林翼署理湖北巡撫，楊霈奏令上扼漢川。林翼疏陳形勢，宜急攻武漢，方能內固荊襄，上俞之。時武、漢、黃、德四郡皆為賊踞，後路崇陽、通城多伏莽，公私赤立，兵餉皆絀。林翼馳書四出乞貸，發家穀給軍。添募兵勇，兼顧南北兩路，凡數十戰，時有克捷，亦屢瀕於危。七月，攻克漢口鎮，奪大別山賊卡。未幾，援賊由漢川至，焚漢口。崇、通匪勾結武昌城賊，撲金口大營。詔念林翼素善用兵，勉以重整散卒。尋退麥山，餉絕兵潰，下部議處。林翼移營大軍山，收集潰兵，駐新堤、嘉魚。水陸合萬人，半出新募，賊至常數万，軍中奪氣。林翼鎮靜相持，以忠義激勵將士，始漸定。奏調羅澤南由江西來援，連克通城、崇陽，林翼自往迎之於蒲圻。合破援賊韋俊、石達開於咸寧，復其城。乘勝進攻武昌，自率所部普承堯、唐訓方軍由中路，羅澤南當西路，楊岳斌以水師會金口，總督官文亦令都興阿率騎兵駐北岸。林翼和輯諸將，軍勢遂日振，屢戰皆捷。

六年三月，羅澤南急攻城，傷於砲，驟卒。以李續賓代領其軍，攻戰不少輟。石達開自咸寧敗後，竄江西，連陷數郡。曾國藩屢調羅澤南迴援，不克往。林翼分遣劉騰鴻、普承堯兩軍赴之。詔以武漢久不克，督戰急。林翼疏陳，略曰：「臣頓兵城下五月餘矣。血肉之軀，日當砲石，傷亡水陸士卒三千餘，喪將領羅澤南、周得魁百餘人，李續賓中丸墮馬者數矣。夫兵易募而將難求，臣觀前史，李左車告韓信，以頓兵城下，情見事絀為戒。戰易攻難，自昔已然。故臣自四月後乃禁仰攻，分兵咸、蒲以取義寧，四戰皆捷。分水師以清下游，直達　　九江。臣自率兵五千扼武昌南路，李續賓率六千三百扼洪山東，分剿北路。水師六營下駐沙口。賊由九江、興國分路來援，臣豫撥三千餘人戰於百里之外。微臣之志，誓與兵事相終始。萬一變生意外，決不敢退怯苟且，自取羞辱。」文宗覽奏，特慰勉之。

五月，賊於武昌城外豹子澥等處增壘掘壕，林翼抽調諸軍擊之，遂於要隘掘壕困賊。賊屢撲，皆擊退。諜知九江賊古隆賢來援，已至樊口，先遣黨數千進踞葛店。令蔣益澧率精銳　　迎擊，戰於葛店，大破賊，焚其舟。追至樊口，楊載福水師亦至，合擊，斃賊

數千。攻克武昌縣城，遂渡江攻黃州。而石達開由江西竄江寧，复糾眾上犯，分數路。七月，急調黃州軍回援。賊由金牛趨葛店，古隆賢亦起應之。林翼督水陸軍分禦，連戰於油坊嶺、魯家港、姚家嶺、窯灣、沙子嶺、小龜山，旬日內二十餘捷，擒斬無算，解散脅從萬餘，追奔百餘里，至華容，賊悉遁。九月，楊岳斌追賊至蘄州，焚其舟，直抵田家鎮。賊援既絕，添募陸勇五千，水師六營，為長圖計。十一月，諮會官文剋期大舉。楊岳斌斷攔江鐵鎖，焚賊船盡。賊傾城出撲，鏖戰三時，大敗狂奔，諸軍逐之，遂復武昌。擒賊酋古文新等，駢誅數百人，生降四千。同日官文亦克漢陽。詔實授林翼湖北巡撫，加頭品頂戴。遂分兵收復武昌縣、黃州府及興國、大冶、蘄水、蘄州、黃梅。令李續賓乘勝規九江，都興阿、楊岳斌、鮑超屯小池口，自駐武昌籌全局。

上疏論軍事吏治，略曰：「湖北軍務不飭已久，無論賊之多寡強弱，聞警先驚，接仗即潰。上下相蒙，恬不知恥。誤於使貪使詐，而實為貪詐所使。川、楚、河南勇目，招合無賴投效，以一報十，冒領口糧。交綏即敗，又顧之他。帑項至艱，徒飽無賴欲壑。遣散不得其方，又相聚為盜。近年湖北募勇之大患，綠營則怯懦若性，正額虛浮，軍政營制，蕩然無存。此為兵事急應整頓之要。自古用武之地，荊襄為南北關鍵，武漢為荊襄咽喉。武漢有警，則鄰疆胥震。四年之中，武昌三陷，漢陽四陷。東南數省，受害惟武漢為甚。夫善鬥者必扼其吭，善兵者必審其勢。今於武漢設重鎮，則水陸東征之師，恃為根本軍火米糧委輸不絕，傷痍疾病休養得所。平吳之策，必先保鄂，明矣。保鄂必先固漢陽。湖北之失，在漢陽無備。下游小挫，賊遂長驅直入。應請於武漢設陸師八千，水師二千，日夜訓練。平時有藜藿不采之威，臨事有千里折沖之勢。且東征之師，孤軍下剿，苦戰必傷，久役必疲。傷病之人，留於軍中，不但誤戰，亦且誤餉。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迭代，則士氣常新，軍行必利。此武漢宜急設防練之要。湖北莠民從賊者多，兵勇搜捕，徒滋擾害。惟有保甲清釐，族戶綑獻，分別斬釋。然牧令不得其人，則法不能行。官吏之舉動，為士民所趨向；紳士之舉動，又為愚民所趨向。未有不養士而能致民，不察吏而能安民者。五年大熟，州縣乃或報災，六年大饑，州縣轉或徵賦。以豐為歉，是病國計；以歉為豐，是害民生，而終害於國計。歉歲官吏私收蠲緩，實惠不及於民。有所謂挖徵、急公等名目，無一非蠹國病民。凡下與上交接之事，諉之幕友；官與民交接之事，諉之門丁。詞訟案牘，病在積壓；盜賊姦宄，弊在因循。州縣之小事，即百姓之大事，今日之小賊，即異日之大賊。厝火積薪，隱憂方大。又如捐輸則有踩堂、贊見之費，牙帖則有勒索之費，釐金則有私設之費。臣受事以來，迭次特參，在國自有刑章，在臣甘為怨府。惟思劾貪非難，求才為難。前者劾去，後者踵事，而巧避其名，弊將不可勝言。臣愚以為必嚴禁官場應酬陋習，與群吏更始，崇尚敦樸，屏退浮華。行之數年，庶可改觀。目下州縣懸缺待人，請敕下部臣，暫勿拘臣文法資格。此吏治急應

整飭之要。武漢甫經收復，人或以為已治已安，臣竊憂之。如以為治安，則前收復已二次矣。況江西七府俱淪於賊，旁軼橫出，不僅九江、安慶為足慮也。未收復之前，事勢極難，文武尚有懼心；收復之後，佈置尚易，而特恐文武均萌肆志。外省粉飾之習，久在聖明洞鑑。不揣愚昧，用以直陳。」疏入，上嘉納焉。於是裁浮勇，練新軍，蠲四十六州縣田賦以蘇民困。設清查局，稽核全省倉庫盈虛之數；設節義局，表彰死難官紳士女；設軍需局，以備東征餉械。嚴課吏治，糾劾文武數十人，推廉尚能，手書戒勉將吏如子弟。初，將吏頗構督、撫異同，下令曰：「敢再言北岸兵事吏事長短者，以造言論罪。」官文亦開誠相與，無掣肘。軍政吏治，皆林翼主稿，林翼推美任過，督撫大和。湖北振興，實基於此。襄陽土匪猖獗，擾及河南境，令唐訓方等剿之。

七年春，擒匪首高先二等。陳玉成由皖北上犯，諸軍不能禦。林翼赴黃州督師，賊眾十餘萬環踞巴河東。會水漲，林翼令毀三台河石橋，扼河而守。潛師出迴龍山，遏賊上竄。調李續宜率湖勇馳至，督諸軍合擊於孫家嘴、馬家河、月山，賊大敗遁走。都興阿、李續賓亦連破賊於黃梅、宿松，楚北肅清。遂視師九江，定合圍方略而還。八年四月，李續賓等攻九江，克之，磔賊首林啟榮。詔嘉林翼調度有方，加太子少保。林翼乃急規安慶，楊岳斌率水師出九江，都興阿出宿松、望江，逼安慶為圍師。李續賓規复太湖、潛山、桐城，與都軍為犄角。五月，丁母憂，詔予假百日治喪，假滿仍署巡撫。七月，廬州陷，李續賓輕軍赴援，戰歿三河。林翼方奉母柩回籍，詔急起視師，林翼聞命，痛哭起行，迳次黃州，軍心始定。

九年，進屯上巴河，與李續宜整飭部伍，日夜訓練，謀大舉。會石達開由江西犯湖南，圍寶慶。林翼令李續宜率所部赴援，舒保馬隊助之，又以水師分扼河道，寶慶圍得解，於是與曾國藩合力圖復安徽。國藩循江而下為第一路，多隆阿、鮑超攻取潛山、太湖為第二路，林翼自出英山、霍山為第三路，李續宜由松子關出商城、固始為第四路。十月，由黃州移營英山。陳玉成在賊中最狡悍，見太湖圍急，糾合捻匪張洛行、龔瞎子眾數十萬來援。林翼集諸軍精銳全力備戰，欲一鼓殲之。與曾國藩部署諸將，指揮戰略。謀前敵總統，以多隆阿謀勇兼優，而鮑超素不相下，手書勸勉，十數往復，始定議。又備意外，令金國琛、余際昌以八千人出潛山天堂拊賊背。十二月，賊至，鮑超營小池驛，當其衝，賊聚攻之。多隆阿慮分兵掣全勢，置不救，調唐訓方往助。事且急，金國琛等由山中鼓行而出，賊乃奪氣。

十年正月，多隆阿攻羅山沖為西路，鮑超出小池驛為東路，硃品隆、蔣凝學、唐訓方等合擊，金國琛等亦同時並進，大破賊，殲斃先後二萬餘，遂克太湖城，潛山亦復。是役

為僅見之大捷，安慶之勢遂孤。 既而江南大軍潰，蘇、常盡陷，曾國藩授兩江總督，督師。林翼為畫分路大舉之策，國藩不盡用，率鮑超等次祁門，為規复江南計，以其弟國荃圍安慶。林翼令多隆阿圍桐城，李續宜屯青草塢，為兩軍援，都興阿別出師江北，分兵濟餉，林翼悉任之。十月，多隆阿、李續宜大破賊於桐城掛車河。林翼進駐太湖，度賊援安慶不利，必深入湖北腹地以分我軍勢。令余際昌屯霍山樂兒嶺，成大吉屯羅田松子關，戒賊至勿浪戰，堅守待援。

十一年春，賊果合捻匪西犯，成大吉破之松子關，殲捻渠龔瞎子。霍山守者違節度，為賊所敗，遂進陷黃州、德安、孝感、隨州，林翼令李續宜回援。賊復分股回略蘄、黃，趨安慶，約城賊夾擊。檄成大吉下援，鮑超亦由南岸至，破賊於集賢關，擒斬數千，磔其渠劉瑯林。多隆阿亦破援賊於桐城，賊計不得逞，城中糧將盡，勢益慼。南岸之賊復由江西犯興國、大冶，南及崇、通，武漢震動。林翼方病咯血，自率師回援，而圍攻安慶益急。及抵湖北，賊已聞風遁。八月朔，遂克安慶。曾國藩推林翼為首功，詔加太子太保，予騎都尉世職。桐城、廬江、舒城以次復，黃州、德安之賊先後擒斬，楚境悉平。

林翼久病，聞文宗崩於熱河行在，大慟嘔血，八月，卒。詔贈總督，祀賢良祠，湖北、湖南並建專祠，賜其子子勳舉人，謚文忠。同治元年，复詔：「林翼未竟全功，遽就溘逝，跡其功勳卓越，名播寰區，至今江、鄂士民稱頌。命於原籍家祠賜祭一壇。」洎江南平，加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，子子勳襲，後併兩世職為男爵。光緒中，以孫祖廕襲，官郵傳部參議。

林翼貌英偉，目岩岩，威棱懾人。事至立斷，無留難。尤長綜覈，釐正湖北漕糧積弊，以部定漕折為率，因地量加輕重，民歲減錢百餘萬緡，歲增帑四十餘萬兩，提存節省銀亦三十餘萬兩。兩湖自淮鹽阻絕，率食川鹽，於宜昌、沙市、武穴、老河口設局徵稅，視舊課增至倍蓰。時東南各省皆抽釐助餉，惟湖北多用士人司榷，覈實無弊。其治軍務明紀律，手訂營制，留意將才。嘗曰：「兵之囂者無不罷，將之貪者無不怯；觀將知兵，觀兵知將。為統將必明大體，知進退緩急機宜；其次知陣法，臨敵決勝；又其次勇敢：此大小之分也。」馭將以誠，因材而造就之，多以功名顯。察吏嚴而不沒一善，手書褒美，受者榮於薦剡，故文武皆樂為之用。士有志節才名不樂仕進者，千里招致，於武昌立寶善堂居之，以示坊表。嘗曰：「國之需才，猶魚之需水，鳥之需林，人之需氣，草木之需土。得之則生，不得則死。才者無求於天下，天下當自求之。」薦舉不盡相識，無一失人。曾國藩稱其薦賢滿天下，非虛語。嘗自以聞道晚，刻自繩檢，欿然常若不足。家有田數百畝，初筮仕，誓先墓，不以官俸自益。父著弟子箴言行世，承其志為箴言書

院，教人務實學。病革，曰：「吾死，諸君賻吾，惟修書　　院，無贍吾家。」所著讀史兵略、奏議、書牘，皆經世精言。

論曰

論曰：駱秉章休休有容，取人為善。胡林翼綜覈名實，幹濟冠時。論其治事之寬嚴疏密若不相侔，而皆以長駕遠馭，驅策群材，用能丕樹偉績。所蒞者千里方圻，規畫動關軍事全局。使無其人，則曾國藩、左宗棠諸人失所匡扶憑藉，其成功且較難。緬懷中興之業，二人所關係者豈不鉅哉？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